

以黎冲突升级，以色列将开辟“第二战场”？

文/钮松

6月2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该国军方与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激战阶段”即将结束，这种具有明显冲突降级意味的说辞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但内塔尼亚胡称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的战事将要结束，他还计划向以色列北部增兵，目标直指黎巴嫩真主党。有国际舆论认为，以色列在南部的加沙战场力促降温，是期望挥师北上开辟“第二战场”。而此前的6月18日，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发布的“挑衅”视频显示，真主党的无人机飞越了几乎整个以色列北部，以方该区域的所有敏感目标均在真主党的监视下。以媒称，这是“以色列最屈辱的一天”。一时间，因新一轮巴以冲突而起的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大有升级之势。然而，从这对“冤家”的关系史来看，双方发生冲突甚至战争并不罕见。以色列此次增兵北部的计划本无新意，但其提出的时间节点颇为特殊，因此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打“以色列牌”

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史”，相较于它与哈马斯的冲突历程更为久远。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初，真主党便“照例”策

应哈马斯，主动展开对以袭击，在加沙战火延宕八个多月仍无明显转圜的背景下，其对以袭击频次不仅未能降低，反而有所升级。对真主党而言，维持并升级与以之间的战火，既有利于改变“盟友”的地缘处境，又有利于增强其在黎政治中的特殊地位。

首先，黎巴嫩真主党期望从以色列北部持续对以施加军事压力，从而为哈马斯纾困。以国防军凭借其作为国家正规军的装备水平与作战能力，及其背后有整个国家作为经济后盾的有利条件，在与哈马斯的长期战事中占据了绝对优势。按照内塔尼亚胡的最初设想，以色列是以举国之力对哈马斯展开围剿。因此，真主党颇感“唇亡齿寒”，不断从北部给在加沙鏖战的以色列“捅刀子”，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以的手脚，使其难以集中精力对付哈马斯。

同时，真主党持续对以“秀肌肉”，也意在为伊朗“打气”。相比哈马斯，真主党被认为与伊朗的关系更为紧密，它的成立与伊朗息息相关，在意识形态上也与伊朗同属伊斯兰教什叶派，是中东“抵抗之弧”的重要组成部分。伊朗一直高举“反犹太复国主义”大旗，在本轮巴以冲突中被外界认为持续以多种形

式介入。然而，5月19日，伊朗总统莱希忽然坠机身亡，这使伊朗的注意力暂时聚焦于提前到来的新一轮总统大选，无暇顾及中东局势。由于真主党被认为是伊朗的“铁杆盟友”，此次以黎冲突升级因而被视为伊朗对以斗争的延伸。

此外，真主党保持与以色列的连续性冲突与周期性冲突升级，可为其在黎巴嫩政治中增加“筹码”。1982年，真主党诞生于黎南部难民营，其意识形态与斗争方式原本与“教派分肥”制的黎政治传统格格不入。1990年黎巴嫩内战结束后，真主党仍选择在黎参政转型。但如今在黎国内，对真主党保留武装的行为及其政党属性仍存争议。真主党升级与以冲突的意愿与能力，与相对孱弱的黎政府形成鲜明对比，因此打“以色列牌”有助于其增加政治资本，并为其拥有武装的行为增添“合法性”。

冲突升级的实质

此次以黎冲突升级，是以色列与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阵营之间对抗的最新发展。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彻底颠覆了巴列维王朝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友好关系，此后伊朗被认为以“什叶派



2024年6月21日，以色列国防军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在以黎临时边界一带交火，黎巴嫩城市上空浓烟滚滚。

盟主”自居，在反美反以斗争上不遗余力。1982年，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后，在以入侵黎的战争废墟上诞生了真主党。该组织的成立被认为得到了伊朗的大力支持。此后，真主党在黎南部和以黎边境与以冲突不断。2007年，哈马斯在独踞加沙地带后，与真主党一道，对以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因此在地缘上，以一直在尽力避免出现南北两线需同时作战的情况。2011年所谓“阿拉伯之春”发生后，伊朗被认为扩大了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影响力，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尤其令以忧虑。2018年，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并重启对伊制裁，美伊、伊以矛盾持续激化。“伊朗阵营”与以的冲突和对抗日益白热化，使身处以斗争地缘前沿的真主党难以置身事外。

此次以黎冲突升级也是本轮巴以冲突外溢的重要表现。巴勒斯坦问题既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也是中东地区的根源性问题，这决定了巴以冲突必然与该地区

其他冲突产生结构性联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真主党旋即展开对以袭击。在冲突僵持不下之际，也门胡塞武装也在红海制造危机，剑指以色列。今年4月，以色列袭击伊朗驻叙利亚使馆并造成人员伤亡的事件，甚至还直接促成伊朗首次对以本土发动报复性袭击。

较难演变为旷日持久的战争

今后以黎冲突的烈度可能有所升级，但不至于升级为如本轮巴以冲突这般的规模。

对真主党而言，它与以色列在以黎边境的冲突是长期化的，双方实际上仍保持着基本的克制。真主党的对以斗争，一方面有反抗以入侵黎、维护国家主权的基本动机；另一方面则有为伊朗反美反以斗争提供助攻的浓烈印记。当前，无论是伊朗与以色列，还是真主党与以色列，都远未到“摊牌”时刻。真主党在本轮巴以冲突期间与以的对抗，目的只是有限度的袭扰。此外，作

为黎政治的合法参与者，真主党也不能完全无视黎政府对“引火烧身”的顾虑。

对以色列而言，尽管与“伊朗阵营”之间的对抗是长期化的，且不时在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等方向出现周期性冲突加剧，但其主要关注点仍在巴勒斯坦。自2007年以来。随着巴内部派别法塔赫与哈马斯分裂的固化，以将哈马斯统治的加沙视为威胁其安全的首要存在。近些年，美以主要围绕巴以关系中的诸多问题大做文章。当前，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史上最右”执政联盟令此轮巴以冲突“严重超时”的做法，使其国内民意出现巨大反弹，该国战时内阁也于今年6月16日解散。内塔尼亚胡虽可通过在北部的战事来延续其维护国土安全的叙事，但将其提升为“第二战场”实则会使自身承受巨大国内外压力，尤其是在他尚未“体面”结束加沙战事这一情况下。^[7]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